

编者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但在非遗领域,许多年轻传承人却常常感叹“超越前人很难,创新更难”。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承师命、遵父训”接过保护和传承非遗的接力棒。面对传统,他们怀有敬畏之心;而面对创新,他们却常常感觉“放不开”。

为此,今年文化部启动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拟通过培训帮助提高非遗传承人群的当代实践水平和传承能力。从今年3月始,面对传统工艺传承人群的一系列培训活动在大江南北次第展开。学员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一起接受学院教授的辅导,聆听行业前辈的经验,业余时间互相切磋交流。这一切,为他们打开了思路、指引了方向、树立了信心。本刊特选取3位参与过培训的“80后”进行采访,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变化。

**贾小琼**

山东潍坊人，
师从无锡精微绣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赵红育。

**班杰军**

甘肃文县人，
白马藏族，池哥昼
面具雕刻传承人。

**李力**

河南兰考人，
子承父业，开封木
版年画艺人。

对贾小琼的采访被她安排在等候女儿上兴趣班的空当,她说,白天会全身心地做和刺绣有关的事,晚上的时间全部给了女儿。自从有了孩子,她预料到自己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改行做刺绣却始料未及。

贾小琼是北京服装学院2006届毕业生,毕业后她遇到了现在的先生。几年前,先生的工作从北京调到杭州,她也因此跳槽到阿里巴巴旗下的传媒公司从事新媒体推广、活动策划等工作。和许多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年轻人一样,贾小琼每天要像齿轮一样高速运转。“忙起来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时,整个人一直处在一种绷紧的状态。”贾小琼说,或许是因为年轻能折腾,再加上周围的人都是这种状态,所以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感到压力大时就约一帮人去购物、K歌,释放完,再继续。

直到贾小琼怀孕了,当医生告知她需要保胎时,她才突然意识到生活的节奏必须要尽快变得慢下来。或许是突然的“急刹车”,那段时间她的心态变得很浮躁。于是,她开始看书、听佛经,想办法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贾小琼的婆婆是苏绣(无锡精微绣)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赵红育,尽管近水楼台,但她之前从未动过和婆婆学刺绣的念头。孕期有一次随先生回无锡老家,贾小琼看见婆婆正在静静地绣佛像,专注、平和的状态深深地打动了她。她感觉那像是一种修行,可以修身养性,于是便请求赵红育教她一些刺绣针法,回

到杭州后开始自己绣。做刺绣,让贾小琼浮躁的心绪逐渐平静下来,也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内心真正的充实和快乐。

产假结束后,尽管很纠结,贾小琼最终还是采纳了婆婆的建议,给自己一些时间停下来去思考未来的路,于是她去中国美院进修了传统书画。进修期间,她学习了传统书法和国画,从对古人作品的解读和临摹上,渐渐了解了古人所说的“师法自然,取法乎上”的道理,这让她日后的刺绣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那段时间,她还仔细研究了刺绣的历史,这让她对刺绣有了新的认识。“从一幅很小的绣片中就可以解读出一个时期的历史、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一个群体的生活习惯。从女红中同样可以领略古人对女子德行、修养的重视,很多优秀的品行在当下依然值得推崇。”刺绣文化和其传递的精神让贾小琼折服,并且也激发了她去学习和钻研更多传统文化内涵与精髓的热情。

如今,贾小琼已经放弃了互联网的高薪职

业,正式拜赵红育为师从事刺绣。虽然,现在贾小琼也常常被冠以“传承人”的称谓,但她觉得这个称谓对她来说太重、太大了。“我常常问自己,什么是传承人?为什么要传承?自己要传承什么?”贾小琼说,“在刺绣领域,各个绣种所有的技法、针法加起来有200多种,为何有的人做成了大师,而有些人终身都是绣娘。其实做刺绣不仅在于熟练掌握技法,更重要的是创作者对艺术的感悟和对生活的理解,以及自身所具备的修养和灵性。唯有如此,你的作品才能是‘你’的。不然,一味地复制,终究难以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因此,我们要传承的不只是技艺,认真地传承好其背后的文化和精神才更有意义。”

如今,许多前辈也会和赵红育一样,常常叮嘱和督促贾小琼要认真搞创作,拿出好作品,但她觉得能拿出代表性作品,还需要个人有更多的阅历和技艺的累积,不想操之过急。她希望创造一种平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在生活中接触到刺绣文化,理解其文化内涵,体验

做刺绣的心境。她开始尝试将刺绣和生活日用品相结合,但在做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瓶颈。“从产品的设计制作到市场的推广营销,整个流程需要一个团队的分工合作,形单影只终究难以推进。”贾小琼说。

彷徨之际,恰逢今年暑期文化部启动了“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试点工作,贾小琼报名参加了在上海大学举办的研修研习培训班。一个暑期下来,她不仅“回炉”补上了荒废多年的专业课,而且还找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贾小琼说:“在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中,大家都认同应该让民众除了认识非遗技艺,还应了解技艺背后的文化内涵。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应该在传承技艺的基础上,去做一些相关文化的推广工作。”

目前,贾小琼正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和努力,“我不仅要告诉大家切针、滚针、套针等针法的应用,还希望能向大家传递蕴藏在针线之下的温情、隐藏在刺绣背后的故事和自己从刺绣中悟出的道理。”



贾小琼设计制作的刺绣围巾



村民在跳池歌昼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和5个小时的汽车,12月6日,班杰军从北京回到了老家甘肃文县铁楼乡麦贡山村。旅途的周折并没有影响班杰军饶有兴致地讲述他在中央美院时的所见所闻,他和家人商量,明年3月要一起去北京参加结业展示。

班杰军,35岁,白马藏族,是文县池哥昼面具雕刻制作技艺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白马藏族,也称白马人,在全国有1.8万人口,主要居住在甘肃文县和四川平武县、九寨沟县境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在进行民族识别时,由于他们穿藏袍、说藏话,所以被归于藏族。实际上,白马人不仅有自己悠久的历史,而且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也不同于藏族。白马人会说藏语,却不识藏文;他们不信仰藏传佛教,而崇拜太阳神、山神、火神、五谷神。一些学者经过多年调查和考证,认为白马藏族是昔日氐族的后裔。

“池哥昼”是白马人传承先祖的信仰崇拜,在传统祭祀活动中表演的一种民间舞蹈。一直到现在,每年春节期间,文县白马流域的村寨仍要举行盛大的池哥昼,从农历正月十三一直跳到正月十六。对于白马人而言,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即使是在外地打工的年轻人也一定会在那时赶回村子。每年的池哥昼就像是全村的聚会,村中选拔出的舞蹈者头戴面具,扮成山神、菩萨、小丑等模样,挨家挨户地欢跳,为村民驱鬼除恶、驱邪消灾,以迎接新一年的吉祥和顺。

班杰军所在的村子一共有60多户人家,大都以务农为生。班杰军的爷爷是当

时村中唯一会雕刻池哥昼面具的艺人。从儿时起,每次爷爷做面具,喜爱画画的他常会围在一旁看热闹,那时爷爷未刻意教,他也是无心地边看边跟着学。2001年,班杰军从县里的农校毕业后,去四川九寨沟打工,给人做房屋彩绘。汶川地震发生时,他的家乡受了灾,家里的房子全垮了,于是他又跑去杭州打工赚钱。到了该成家的年纪,班杰军回到了村子娶了媳妇,之后便留下务农。自小在山中长大的班杰军性格乐观、质朴,对于生活,他的要求不高,能让一家人丰衣足食便满足了。

2004年,90岁高龄的爷爷已不能再做面具,于是班杰军就自告奋勇接下担子,他说接班纯粹是因为自己喜欢。会做面具也确实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丰厚的收入,各个村寨过年跳池哥昼时所用的面具大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偶尔会有一些当地的艺术团体找到班杰军,请他做一套面具供演出使用。他说他很享受与木头打交道的过程,农闲时会做一些面具造型的小摆件,作为礼物送给亲人和朋友,其中蕴含着他向神灵祈祷的美好愿望。

这次的北京之行,带给班杰军一些触动。“以前我总觉得做面具很好上手,看得多了自然就能做。但在美院,老师将我和爷爷所做的面具进行了比较,指出了我在处理面具表情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要把面具做好我还要再多下些功夫。”班杰军说,他这次去北京还有个私心,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白马藏族的文化,但他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他觉得老师和同学们问到的一些问题,自己并没有讲得很清楚,这次回来还要向村里的长辈多请教。

此次美院的培训,班杰军需要完成一个“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结业作品,明年3月再带回美院展示。因为对于白马藏族而言,池哥昼既是祖先留下的传统,同时又在当下很好地传承着,要在池哥昼面具中体现传统和现代的结合,班杰军有些犯愁。中央美院教授乔晓光给班杰军出了一个不错的主意,他建议班杰军索性就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展示给大家:农闲时,妻子唱着悠扬的休闲歌(农闲时白马藏族妇女常唱的一种民歌),他在一旁专注地做池哥昼面具雕刻。或许这种还原生活的展示本身就是很好的结合,因为传承不是口号,更无关表演,对于班杰军而言它就在于生活之中。

自从参加了两个月前在北京清华大学举办的非遗研修班,李力就多了一个外号“老班长”。算下来,李力回到河南开封也有一段时间了,但在微信群里同学们仍愿意这样称呼他。他也挺喜欢这个称呼:“传承非遗的路不好走,原来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孤独,但在清华我们相识并且成为一个集体,未来还要一起同行。”

李力今年35岁,是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任鹤林的二儿子,随了母姓李。在开封木版年画界,任鹤林是个特别有个性的老头。他16岁考入河南大学艺术系学习版画,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属于传承人中为数较少的学者型传人。上世纪80年代,在国家倡导恢复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任鹤林被调到开封从事传统木版年画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后出任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出版社社长。1991年,当他对复兴传统木版年画正充满干劲儿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出版社被迫停办。任鹤林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最终他放弃了“铁饭碗”,经营起一家小型的印务公司,但木版年画他并未放下,家里有一点儿闲钱,任鹤林就会用在年画上。

“父亲经常说自己做年画是工作需要、半路出家,最开始并不喜欢,但是尽管后来没人要求他再继续做,他还是守了年画一辈子。”李力说,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父母总是会问要不要坚持做年画而争吵,母亲对父亲的态度也逐渐从对抗、缓和变为不得不妥协。

2002年,李力从河南大学毕业后,便开始帮着父亲经营印务公司。李力接下了父亲的公司,同时也接下了保护木版年画的接力棒。尽管当时李力觉得把挣到的钱投在保护木版年画上看不到任何回报,但他还是支持并跟随父亲花了近10年的时间,将借阅、收集到的300余幅开封木版年画史料全部复刻并做了数字化。

2006年,他们在开封书店街租下一间200平方米的房子用作木版年画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展示传统年画。在博物馆的门上,任鹤林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只要有人想看年画,不管多晚,他一定会去开门,不让人家扑空。李力说,博物馆里有一个小仓库,里面藏着父亲一辈子收藏到的一些木板和资料。“父亲希望把这些东西都留存下来,好让后人也能够看到传统手工艺

人背后的艰辛。”

其实除了把传统年画留存下来,在李力心里还有一个给年画插上翅膀,让它重新飞翔的梦。为此,他做过许多努力,比如创作新年画,但收效并不尽如人意。“传统年画流传了千年,无论是设色、构图,还是人物造型都堪称经典,事实证明,重新创作的新年画根本无法超越经典。”李力也尝试着开发年画的衍生产品,但总觉得放不开,“在开封年画界,大家的内心对传统都有着一种敬畏感,所以有时我的一些想法得不到前辈或同行的响应,自己也不敢贸然往前走。”

参加了清华的研修培训,让李力觉得很振奋,老师和同学们的肯定给了他大胆尝试的信心。在研修期间举办的一次展示活动中,一位大学生指着李力带来的年画抱枕问:“这个抱枕怎么体现木版年画?”李力很认真地向他讲解了创意的理念和初衷。“若换做是5年前,我肯定会被问得哑口无言。”李力笑称。

“过去我总是觉得传统年画这么好、这么费功夫,人们应该去喜欢它。后来我发现,其实自己的态度可以更主动一点,去做一些能体现年画元素、点缀人们生活的东西,但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把东西做精、做好。”李力坦言,通过研修学习,他认识到在非遗创意和设计研发中,创作者的文化素养决定着所做的设计与非遗精髓贴得有多近,在未来的实践中还需要培养自己对非遗元素抓取和提炼的能力。



李力在给清华大学的学生展示他开发的年画衍生品

李力：要留存也要流行

本报记者 王学思

如心

希望更多人了解白马文化